

情
真
快
遞

★ 台湾言情小说
★ 获奖作品 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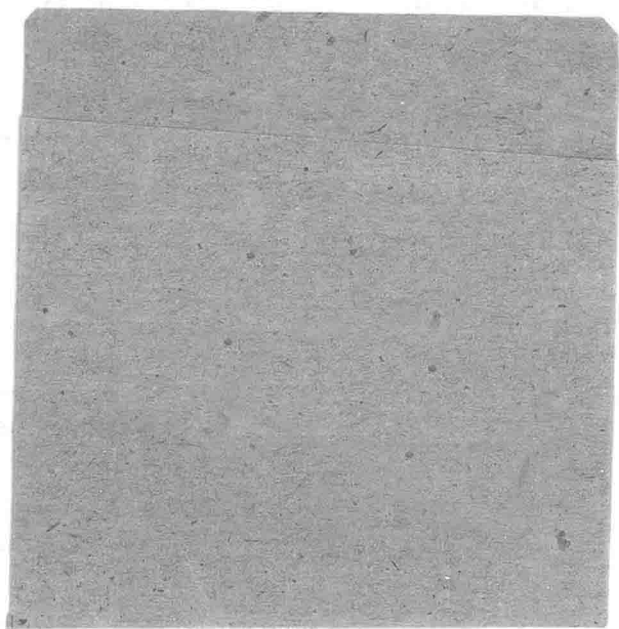
刘利 著

爱的悲剧



爱的悲剧

刘 利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的悲剧、台湾刘利著·敦煌文艺出版社,

2002.10

ISBN 7-80013-232-

I. 刘… II. 爱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62245

爱 的 悲 剧

刘 利 著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南宁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6 字数:128 千字

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册

ISBN 7-80013-232-/I·259

定价:9.80 元



爱的悲剧

她是一个被遗弃在圣坛前的新娘
为此，她负气地与陌生的他发生了一夜情
本以为事后即可分手，互不相干
没想到竟给自己惹来了大麻烦
不但被他追得满街跑
且还要避开他犹如救火队的追求攻势
而那中途逃婚的死男人竟还回头请她原谅
有只大苍蝇就够她烦了，
现在多只狗
看来她的前途是黯淡无光芒……

刘

利
著

第一章

在这座庄严、肃穆的教堂里，除了新郎，该到的人都到了！

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不只是来宾开始有些不耐烦、有些紧张，连牧师看新娘的眼神都带着些许的同情，一些比较三姑六婆型的宾客更是大胆的议论纷纷，好像就要有好戏可看似的，而表面上虽然镇定的新娘，这也会不免带着焦虑地看着她的伴娘。

“他会来的！”柯希研轻捏郝郁芹冰冷的小手，安慰着她，“可能是塞车……”

“早上十点塞车？今天又本是国订假日或星期日，塞什么车？而且这会也不是交通颠峰的时刻……”

“台北的交通你又不是不清楚，塞车哪分什么时间啊？”

柯希研不知道到底是出了什么事，但她知道自己不能跟着瞎起哄、穷紧张。

郝郁芹虽然心烦意乱，但今天可是她的大日子，她可不能出糗、出状况，而且当她从镜中看到自己，她发现自己从来没有这么美过、娇艳过，即使她本身是一名模特儿、广告明星，本来就应该比一般女性漂亮、耀眼，但今天她硬是美得出乎她自己的意料，尤其是透过白纱礼服所展现的风情和妩媚，那更是足以用倾国倾城来形容，她的

确称得上是“世纪新娘。”

但新郎呢？郝郁芹不用回头看也可以想像出自己父母及亲友的表情和反应，妈妈一定会怪她为什么不叫许柏伦到家里迎娶，而非到教堂会合不可，甚至她父母都会怪起所谓的“教堂婚礼。”

“希研，你想许柏伦他……”郝郁芹的表情虽然“坚强”但是她的声音却有些颤抖，“会不会不来？”

受 的 趣
“你确定是今天吗？”明知这个笑话一点也不好笑，但在这会，柯希研也只能“黄中作乐”，排解一些凝重的气氛。

剧 “不好笑，希研，一点都不好笑！”郝郁芹干笑，只觉得自己身上的白纱礼服好像湿透了，而且沉重得令她有些穿不住、喘不过气来似的。

“会不会是他要出外景，或临时有什么重要的通告，你也知道像他们那种干导演的……”

“希研，我们的结婚日期可不是今天早上才决定的，他有很充裕的时间去安排很多事！”郝郁芹的鼻尖已经开始冒汗，再这么耗下去，她怕自己脸上的妆会“花”掉，那么她不只当不成最美的新娘，还会笑倒一群人。

“那么……”柯希研不敢再乱扯。

“你想……”明知自己不该回头，但是郝郁芹还是忍不住地偷偷瞄瞄教堂的大门，心里衷心的希望许柏伦会“蹦”

出来，给她一个惊喜，告诉她这是他安排的一个小小“意外”。是他刻意制造的悬疑，但是瞄了几秒，还是连个

鬼影子都没有。

“郁芹，这会我已经什么都不敢想了。”柯希研很老实地小心说着。

“你想许柏伦会不会……逃婚？”郝郁芹一点也不希望发生这种事，但是她又不能不做最坏的打算。

“逃婚？”柯希研停了伸舌头，一脸害怕的表情。

“不然怎么解释他的‘缺席’？”

“郁芹，他不可能这么恶劣、可恶、狠毒吧？”

郝郁芹当然希望许柏伦不是真的“逃婚”，如果他真这么恶劣、可恶、狠毒只表示了她的识人不清，她的愚昧、盲目、无知，她已经二十六岁了，是个成熟、独立的女人，她已经出社会，也见过世面，不可能被许柏伦给“耍”了吧！

“他会吗？”见郝郁芹没有吭声，柯希研小心翼翼地低声问，这可不是在演连续剧，更不是八点档或是九点半档的畸情剧。

“我怎么知道？”郝郁芹翻翻白眼。

“你居然不知道？！”柯希研也想翻白眼了。

“希研，他……”郝郁芹不想表现得像个白痴、低能儿，但她确实无法完全掌握许柏伦的想法，像他这种搞“第八艺术”的人，本身隋性不羁又有些浪漫、疯狂的邪恶基因在，所以……当初她是怎么会想和他结婚的，她现在竟然一点也想不起来。

“郁芹，你到底了不了解你自己要嫁的这个男人？”柯希研只见过许柏伦两、三次面，没有机会深谈，因为他总

是忙,不是忙着要拍广告片,就是忙着拍 MTV,还想搞电影,所以除了见面、点头,讲个几句无关痛痒的话,她真的一点都不“清楚”这男人。

“我当然……”郝郁芹竟无法说出“当然了解”,她是觉得许柏伦很有创意,在专业领域上很有才能、很有概念,而且总是把她拍得很美,美若天仙似的,所以当他提出要结婚时,她答应了,但现在想想……她真的了解他吗?真的了解吗?

“当然怎样?”柯希研追问。

“希研,这会不要问我这种‘不着边际’的问题,反正我都要和他结婚了。”郝郁芹逃避地低吼。

“问题是他人……还没有来。”

“会不会是……”现在轮到郝郁芹自己来安慰自己,“他记错时间了?他以为是十一点、十二点,而不是十点,再等一下。”

“等没关系,只要他会出现,就怕……”柯希研回头看看有些鼓噪、有些交头接耳正在偷偷私语的群众,她忍不住心慌,“郁芹,我不知道……”

“如果他敢放我鸽子……”郝郁芹诅咒着,“他不敢的,是他开口说要结婚的,又不是我拿枪逼他的……”

就在这时,整个教堂响起了清脆的跑步声,不要说新娘和伴娘松了口气地转身,在教堂里所有的来宾都不约而同地回过头,都以为是新郎终于赶到了。

但是来的人并不是新郎,也不是伴郎,而是一名快递公司的人员,他有些快怯、畏惧地看着新娘和群众,好像

怕自己会被毒打一顿或是踢出教堂似的，他用一副要上断头台似的表情将一封信交给了新娘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郝郁芹接过信，心中念念不安，她不敢面对现实，反而是逃避地问。

“你打开看……”快递人员嘎喃地说：“一看不就知道了吗？”

我也不清楚里面是什么。”

郝郁芹看看自己身后的来宾、父母，再看看眼前的牧师，还有身边的柯希研，她发现自己手中的那封信竟有千斤重似的，教她都快拿不动了。

“郁芹……”柯希研心中有着一种很不好的感觉，她的直觉告诉自己这场“神圣”、“完美”的婚礼，只怕无法举行了，“要我帮你……”

“我可以自己来！”郝郁芹“勇敢”地把信给拆了，她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可以面对这“意外”，如果许柏伦真的放了她鸽子，在一大群他们的朋友、亲戚面前羞辱她，那她也在挺直腰杆地面对这“变局”，她绝不让人看笑话，她没有这么软弱。

然而看完了信的郝郁芹脸上尽是一片惨白，她的手发抖，而信也掉落到地上。

“郁芹，许相伦他……”

“我希望他坠机！”郝郁芹恶狠狠地说。

“他不来了？！”柯希研一叹地问。

“我……”郝郁芹突地撩起了自己的白纱蓬裙，然后一个转身，冲出了教堂。

“郁芹！”想也不想地，柯希研追了出去。

许柏伦的确无法来参加他自己的婚礼，因为他已经坐上了前往英国的飞机，同行的当然绝不会是男性，而是一个他前不久所拍摄 MTV 的女主角，正打算在歌坛冲刺的女歌手，明知自己不该“逃婚”，但是他实在抗拒不了唐君君的魅力，比起有些刻板、冰山美人似的郝郁芹、唐君君就热情、野性多了。

和跑到英国去逍遥的许柏伦相反，郝郁芹这会的处境比置身于水深火热中要再更加一级，那件特别为她量身订作的白纱礼服已经被她撕成了一堆破布，所有的许柏伦的相片、东西也都被她当垃圾处理掉，但最令她受不了的是她自己，她居然为了那个不值得的男人哭了一天一夜，哭到眼睛已经需要接眼科了。柯希研一步也没有离开她这个好友，她知道郝郁芹外表看起来冷静、理智，其实她的内在是疯狂、是有些不顾一切的，为了防范于未然，柯希研她只好守着郝郁芹，陪她一起度过这“黑暗期”。

用了不下三盒面纸，心情已经渐渐平复的郝郁芹，给了她的好友柯希一个“没事”的笑容，她声音沙哑地开了口：“希研，你可以回去休息了，我已经没有事了！”

“你骗谁啊？这样就没事？”柯希研一点也不相信，这世上没有一个女人能受得了这种“待遇”的，更何况以郝郁芹的条件，她可是被人捧在手心上哄着、宠着的，结果许柏伦那混球竟摆她一道，让她出这么大的摸，还上了报纸，这……她如果不把他五马分尸，那就太愧对她自己

了。

“不然你要我怎样？以死抗议？”郝郁芹开始收拾房间，两天前这房间还充满了鲜花、喜气，没有料到这一会却像是台风过境后的惨状。

“那不是太便宜了他吗？”

“或许他会一辈子良心不安的！”郝郁芹冷笑。

“如果他根本就不会不安，反而觉得你傻呢？”

“所以我不會想用死来报复他！”郝郁芹还是有点理智的，“我要活得开心、快乐，我要教他后悔！”

郝郁芹的态度令柯希研松了口气，至少她不必担心郝郁芹会想不开、会做出什么傻事。

“希研，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？”

“郁芹，我……”柯希研觉得这问题不该问她，而是郝郁芹使她就范。

“我自认自己条件不差，而且我独立，有自己的事业，我不必靠男人养，带出去也体面，虽然厨艺不佳，但这可以学，如果再要论到贞洁，我还没有和男人上过床，像我这样的好女人，他居然会逃婚！”郝郁芹不平、不满地自言自语着。

“郁芹，你还没有……”柯希研一脸的放心。

“没有！”

“他……”柯希研纳闷地问：“许柏伦他不会想吗？”

“他想我不想！”

其实郝郁芹是个绝对正常的女人，但是面对许柏伦时，即使她已经答应了他的求婚，可她还是没法“献身”，

虽然她自己也觉得奇怪,但她总还可以安慰自己她要等到新婚之夜,可是没有想到……她居然没有新婚之夜。

“郁芹,你想问题会不会就出在……”

“我不肯和他上床?”

“不是,或许他会觉得你……”柯希研知道这听来有些荒谬,但以现代人的爱情观、性观念及前卫、新潮的程度,再加上郁芹从事的是如此多彩多姿的行业,她的保守、她的坚持似乎就显得有些怪异。

“不正常?”

“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不正常,至少……”柯希研耸了耸肩,“我都觉得有些吃惊。”

“如果我不是处女,我一定会告诉你的!”郝郁芹一副对好友绝对没有秘密的神情。

“郁芹,这么听来……或许你根本就没有爱上许柏伦,而许柏伦也感受到了这一点,所以他才会逃婚,才会带另一个女人到英国去‘快乐’。”柯希研有了结论。

“但如果我不爱他,我又怎么会答应要嫁给他呢?”把所有的鲜花集中在一个大垃圾袋中,郝郁芹是一脸的迷惑,其实撇开了难堪和羞辱,她倒也不是真的有多伤心。

“郁芹,男男女女会想结婚,会一起走进礼堂的并不全都是为了爱情。”

“那么是为了什么?”

“为了……”柯希研大郝郁芹一岁,但有时她觉得郁芹简单、率直得有些离谱,“可以为了成千上万个理由,如果每一对结了婚的男女都那么的深爱彼此、缠情于对

方,那么‘今天世界各地的离婚率不会如此之高。’

“所以许柏伦也不爱我?!”

“这你就要问他了,你自己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,怎么老是问我?”柯希研托着下巴,她比郝郁芹还更搞不清楚整个状况。

“看来他八成是一时冲动地向我求婚,偏偏没有料到我却一口答应,而答应了他的求婚之后,我又还不肯和他上床,所以他的热度冷了,他觉得玩不下去了,于是在教堂前他要了我一记,教我尝尝在圣坛前等不到老公的滋味。一旁的郝郁芹边说边哭,本来已经止住的泪水,又开始决堤了,“我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可恶、这么差劲,我居然看不清他是一个怎样的男人……”

“郁芹,这只是我们的推测。”柯希研马上在郝郁芹的身边安慰着她,“说不定他不是这么想的。”

“那他是怎么想的?”

“我——”

一定是郝郁芹打断了柯希研。忿忿地吼道:“绝对是这样!我就不相信他真的有如此重要,好!”仿佛下了什么重大的决定似的,郝郁芹的眼泪停住了,“我就找个人上床……”

“你疯了?!”柯希研也插进话,“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讲什么?!”

“我知道”郝郁芹一副冷静无比的表情,“而且我还决定就这样做”

“你到底要和谁上床?”柯希研没好气地问。

“随便找个人。”郝郁芹赌气地叫道。

“你不怕得爱滋病？”柯希研不相信郝郁芹真会这么做，她一定只是在说气话、在发泄。

“反正都是一死。”在郝郁芹较好的脸上写着痛不欲生、生不如死，“你以为我现在还有脸见人吗？我虽不是大明星，但也小有知名度，现在大概全台北……不！全台湾的人都知道我被人‘抛弃’了。”

“但反正你又没有什么损失……”

“我的面子、我的自尊！”

“事情会过去的……”

“不会！”郝郁芹大吼：“这会是我一辈子的耻辱！”

“郁芹，不要这么戏剧化，不出一个礼拜，全台北……不！全台湾的人都会忘记你被‘抛弃’的事，等你找到你真正的幸福时，你就会忘记今天这个笑话了。”柯希研拿面纸替郝郁芹擦掉了脸上的泪水。

“不！我还有什么幸福可言？我已经……”郝郁芹愈想愈觉得可悲，“我已经毁了啊！”

“你的贞操还在，就算真的毁了什么，那也只是你的面子、你的自尊，而面子、自尊是不能当饭吃，也没有什么用的！”柯希研直截了当地说，清丽的脸庞上写着真实，她真是这意思。

“所以我……”郝郁芹吸了吸鼻子，“还能出去见人？”

“拜托，如果你这张‘开麦拉’Face 都还不能出去见人，那全世界有五分之四的女人都得长期关在家中了，小姐，没有几个女人可以比你漂亮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郝郁芹有丝怀疑。

“我对你说过假话吗？”柯希研不答反问。

“我还会有男人追？”郝郁芹一脸狐疑。

“只怕几个足球场来装都还装不够！”柯希研更为肯定地说。

“希研……”郝郁芹觉得好过多了，真的好多了，“你这张嘴可以把死的说成活的！”

“我没这么伶牙俐齿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不是世界末日。”柯希研下巴一抬，要郝郁芹振作。

“我希望我能相信你的话……”郝郁芹幽怨地一笑。

“你要相信！”

人的情绪是起起伏伏没有个一定的，有柯希研的安慰时，郝郁芹觉得自己撑得下，不过柯希研不可能每天二十四小时地和她绑在一起，柯希研有她自己的工作、自己的生活，而少了柯希研的开导、打气，郝郁芹又陷入到了痛苦的深渊。

于是在一次服装发表会的表演完之后，她没有跟着大伙儿去庆功、吃饭，反而一个人躲到了她根本不曾去过的 PUB，自己一个人尝起了苦酒，享受着那种椎心刺痛，令她无法重整自己心情的苦涩滋味。

她真想逃到某个不见人迹的星球，她想到非洲的蛮荒去流浪、她想从这个地球消失……

她受不了那些同情的眼光，好像一定是她出了什么问题，有什么不对劲，否则以她的容貌、她的姿色，男人想追她都还怕会来不及，又怎么会把她“留”在圣坛前，和别

的女人——走了之呢？

郝郁芹实在很想对众人吼这不是她的错、不是她的问题，偏偏许柏伦那小人跑了，让她一个人去面对大众的质疑、同情、可怜，如果让她逮到他，她会——阉了他！

邓世伟并不是一开始就注意到那个女人，而是他发现到整个 PUB 里的单身男人视线，几乎都投注在那个女人身上，她没有化妆，甚至连个最基本的口红都没有擦，但她仍然漂亮得教人心疼，美得令人要停止呼吸，以他的阅历和经验，实在找不出哪个没有化妆的女人可以那么的耀眼、那么的令人无法移开视线。

邓世伟不是登徒子、不是花花公子，他只是个有过三次订婚纪录，又解除了三次婚约的“邓氏集团”总裁，所以对女人，他应该是很有鉴赏能力，而且很够资格讲话的人。

身材高大、长相英挺的邓世伟，除了名声和财富，最吸引女人的莫过是他黑亮深透的眼阵，还有着有如混血般的俊美脸孔，他不常笑也不爱笑，因为他由女人那深知淳是男人最大的腿力，他知道女人都喜欢忧郁、话不多、酷酷、有如谜般的男人，而他正巧就是这型的人，他不相信爱情、不相信永恒，所以才会又订婚又解除婚约，而且还是三次。

他不必主动、不必去讨好、追求女人，因为光以他“邓世伟”这三个字，就足以令女人一个个前仆后继，所以他从来没有女人方面的问题，但是这个看来有点眼熟的女人挑起了他的兴趣。

而不必开口，光是她冷冷的眼神就足以逼退那些端着酒，准备去和她搭讪的男人，但邓世伟偏不信邪，他打破了自己平日绝不抚采取主动的原则，端起了他面前的马丁尼，朝那个有着完美无理脸庞的女人走去。

郝郁芹实在不想再待下去，她觉得自己好像什么廉价的女人，在等着男人上门来问价钱、来钓似的，她并不想出卖自己，她只是想来这里静一静、喝点小酒，没想到想骚扰她的男人有这么多！

拿起皮包正准备起身时，有个高大的男人突地挡住了她的去路。

“我没有兴趣！”她先发制人。

“我还没有说出我的目的！”邓世伟低沉的嗓音和她的尖锐正好成对比。

“我不在乎你有什么目的，姑娘我……”郝郁芹拿正眼看他，这一看——她的心猛地震了下，这绝对是个国际级的帅哥，但用“帅哥”来形容又有些不妥，他是个很够劲、很特别、很迷人的男人，有着绝不肤浅、绝不低俗、绝不令人不舒服的优雅、闲适在，他是一个好看得不得了又会令女人心中小鹿乱撞的男人。

“改变心意子？邓世伟有些讥消地说，他可以感受到她的心情变化，也知道她绝对看得出他不是普通男人，她应该是个有眼光的女人啊！

“改变什么心意？”郝郁芹抬头瞪着他说。

邓世伟在她的面前坐了下来，将手上的酒杯随手往桌面上一放，一副他“罩”得位她的狂妄，“我觉得你还不